

# 分所业务增长与审计质量:基于事务所内部治理视角

张新民,赵文卓,陈 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商学院,北京 100029)

**[摘要]**在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的政策背景下,分所业务承接规模迅速扩张,但鲜有文献从分所治理视角考察其业务增长引致的审计质量问题。基于此,以2014—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分所业务增长与审计质量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事务所内部治理对此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分所业务增长与审计质量显著负相关,说明分所业务增长是以降低审计质量为代价的;其次,区分不同事务所类型后发现,分所业务增长与审计质量的负相关关系是由未执行一体化治理的事务所驱动的,证实了事务所内部治理的真实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市场集中度高的地区以及小规模客户中,分所业务增长对审计质量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结论有助于打开事务所内部治理的“黑箱”,在加强事务所监管、强化事务所内部治理方面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分所业务增长;审计质量;事务所内部治理;审计意见;审计费用;财务重述;盈余管理

**[中图分类号]**F239.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20)04-0009-10

## 一、引言

在政府积极推动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做大做强”的政策背景下,我国审计市场发生了深刻变革。不少事务所通过吸收合并、新设分所等方式实现了快速扩张,这对短期内扩大事务所规模、展示事务所品牌、满足日益增长的上市公司审计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此过程中,也凸显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审计业务增长很可能是以降低审计质量为代价的,对于分所而言可能性更大。分所执业风险由总所承担的制度安排强化了分所“野蛮生长”的动机,总所分所治理乏力的现实为此提供了机会。现有关于事务所扩张对审计质量影响的研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有益探讨<sup>[1-6]</sup>,但并未得出一致结论。其可能的原因在于现有文献大多以事务所总所为研究对象,而实际上大多数审计业务是由分所执行的<sup>[7]</sup>。在分所研究中,一些学者实证探究了分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sup>[8-10]</sup>,但鲜有从动态视角研究业务增长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首先探究分所业务增长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然后,基于事务所内部治理视角考察总分所一体化治理能否缓解分所因业务增长而导致的审计质量下降。本文以2014—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首先,分所业务增长与审计质量显著负相关,而且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次,区分不同事务所类型后发现,分所业务增长与审计质量的负相关关系是由未执行一体化治理的事务所驱动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市场集中度高的地区和小规模客户中,分所业务增长对审计质量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最后,替代性解释检验显示,审计资源约束(如审计师人数)并不是导致分所业务增长与审计质量负相关的主要原因。

本文主要创新与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基于动态视角,利用分所数据,实证检验了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丰富了相关研究文献。现有研究更多基于静态视角,以总所为对象,探讨业务量或审计规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sup>[1,4,8-9]</sup>,而鲜有基于动态视角,以分所为对象,探讨审计质量的形成机理,因而忽略了审计质量影响机制的动态性和总分所之间的差异性。第二,聚焦总分所管控问题,提供了分所业务增长影响审计质量的新解释,是对 Bills 等研究的突破与拓展<sup>[11]</sup>。Bills 等从资源约束视角探讨并验证了业务增长对审计质量的负面效应<sup>[11]</sup>,但本文研究发现资源约束并不能解释我国分所业务增长对审计质量的负面影响。在我国,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分

**[收稿日期]**2020-03-1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7179060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9320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71702030)

**[作者简介]**张新民(1962—),男,北京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企业财务报表分析、公司财务管理研究;赵文卓(1993—),女,河南洛阳人,通讯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财务质量分析研究,E-mail:zwzjx@163.com;陈帅(1992—),男,河南信阳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会计信息与资本市场研究。

所强劲的扩张动机与总分所较差的管控能力。第三,本文提供了事务所管控能力影响事务所执业和发展质量的证据,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揭开事务所内部治理的“黑箱”。在现有的审计研究中,事务所内部治理仍是一个有待揭开的“黑箱”,但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研究进展较为缓慢<sup>[12]</sup>。本研究虽未能提供最直接的证据,但间接为理解事务所内部治理的真实效应(Real Effect)提供了机会,因而形成对现有文献的推进与补充。此外,本研究结论对于“做大做强”政策的贯彻落实、事务所监管以及事务所的总分所治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 二、文献回顾

现有文献大多以事务所总所为研究对象,而实际上大多数审计业务是由分所执行的,因此,影响分所审计师高质量执业的因素尤为重要<sup>[7]</sup>。已有关于事务所分所层面的研究表明,分所审计规模与审计质量正相关,事务所具有“规模效应”<sup>[8,10-11]</sup>,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大型分所拥有更多的内部经验<sup>[8]</sup>,对客户经济依赖度更低<sup>[10,13]</sup>。此外,大型事务所的“深口袋”往往使他们成为诉讼的目标<sup>[12]</sup>,促使审计师提供高质量审计。同时,“四大”对自身声誉的重视促使其在全球范围内维持相同的质量水平<sup>[10]</sup>,而 PCAOB 的年度检查为“四大”加强内部治理、提高分所审计质量提供了额外激励<sup>[8]</sup>。

然而,在不成熟的审计市场上,审计规模与审计质量正相关的结论有待推敲<sup>[14-15]</sup>。从事务所外部约束来看,声誉机制和诉讼机制对我国审计师的约束有限。如叶凡等研究发现市场并未惩罚声誉受损的审计师,从而导致我国审计师的声誉与准租传导机制失效<sup>[16]</sup>。刘峰和周福源从制度环境角度证明我国事务所的低执业风险导致“四大”并未提供高质量审计<sup>[17]</sup>;Ke 等利用中国 A 股和 A + H 股上市公司样本,发现我国薄弱的制度环境导致“四大”为仅在中国大陆上市的公司提供低质量审计<sup>[18]</sup>。从事务所规模增长的动机来看,为实现事务所“做大做强”的目标,监管机构通过设立、提高相关资质的规模门槛,促使事务所通过合并实现规模快速增长。事务所合并改善了审计市场原有分散的市场结构,但并未带来审计质量的提高<sup>[2]</sup>。如李明辉和刘笑霞以 2005—2009 年间的事务所合并为研究对象,发现行政力量而非自身发展需求驱动下的事务所合并导致审计质量下降<sup>[4]</sup>。从事务所规模增长的实现方式来看,尽管我国审计市场的集中度不断提高,但事务所规模的增加主要是通过吸收合并实现的。这意味着各地区原本并无证券审计资格的大批中小型事务所进入证券市场,从而降低审计供给质量<sup>[6]</sup>。从事务所内部治理来看,内部治理的缺失导致分所执业质量堪忧<sup>[5-6,19]</sup>。一方面,在“做大做强”政策的激励下,事务所更关注如何在短期内实现规模迅速扩张,而忽视后续的资源整合问题;另一方面,规模扩张使事务所的内部管控和治理也面临巨大挑战。

不难发现,关于审计规模与审计质量关系的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结论。特别是在我国新兴审计市场,总分所之间的代理问题更加突出<sup>[5-6,20]</sup>。已有研究基于我国“做大做强”的政策背景,研究发现事务所合并与审计质量负相关<sup>[2,4]</sup>。吴溪等从新设分所这一研究主体出发,发现新设分所在设立当年成功从竞争对手处揽到客户,并存在低价竞争和降低审计质量的行为<sup>[6]</sup>。但鲜有学者从动态视角研究分所规模增长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由于事务所从“规模效应”中获得的优势并不能立刻发挥作用,因此当事务所业务量增长时,其审计质量可能会出现暂时下降<sup>[11]</sup>,甚至在内部治理缺失的情况下导致事务所出现“规模不经济”<sup>[21]</sup>。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动态视角,利用分所数据,考察分所业务增长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究总分所一体化治理对分所业务增长与审计质量关系的影响。

##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审计质量供给主要受审计师动机和机会的影响<sup>[12]</sup>,如 Skinner 和 Srinivasan 研究发现审计师声誉为高质量审计提供了激励<sup>[22]</sup>。除审计师行业专长外<sup>[23-24]</sup>,事务所治理体系和质量控制系统同样影响审计师的审计质量<sup>[12]</sup>。因此,本文主要从分所业务扩张的动机以及实现业务扩张的机会两个角度分析分所业务增长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一方面,分所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为分所业务扩张提供了动机。具体体现为国外事务所作为半自治的地方执业分所运营,分所以自身名义与客户签订合同并管理审计业务<sup>[8,13,25-26]</sup>。如 Swanquist 和 Whited 基于国外分所数据研究发现声誉受损导致审计师解雇的概率增加<sup>[27]</sup>。然而,在我国,分所作为非独立法人分支机构,无法独立对外承担责任,由事务所对分所的执业行为和债务承担法律责任。而在承接客户、执行业务以及出具审计

意见方面,分所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并享有大部分的客户收入。因此,分所预期收益与所需承担法律风险的不对称使其有动机为了自身经济利益而盲目扩张审计业务<sup>[5-6,28]</sup>。加之部分上市公司对高质量的审计需求不足,事务所对客户经济依赖,导致分所审计师为实现业务规模扩张更可能倾向于迎合上市公司的不当需求<sup>[6]</sup>。如王兵和辛清泉研究发现相对于总所,分所审计质量更低<sup>[29]</sup>。吴溪等发现在事务所规模化的进程中,通过新设分所进行的外延式扩张伴随着明显的恶性竞争,导致审计质量下降<sup>[6]</sup>。

另一方面,总分所治理乏力的现实为分所“野蛮生长”提供了机会。原因在于:其一,与“做大做强”政策初衷背道而驰的是事务所更加关注在短期内如何扩大自身规模,提升行业排名,而忽视总分所管理,导致事务所“大而不强”。其二,广泛设立分所以对事务所总所的内部管理和治理也提出重大挑战<sup>[6]</sup>。实际上,事务所总所对分所控制不足,甚至丧失控制权,导致分所执业质量堪忧<sup>[19]</sup>。例如,Bills等基于国外样本研究发现,规模效应可以缓解分所增长对审计质量的不利影响<sup>[11]</sup>。无论是“四大”还是非“四大”的大型分所均提供了高质量审计<sup>[9]</sup>。但由于事务所内部管理混乱,国内本土事务所呈现出规模不经济<sup>[21]</sup>,导致本土所的兼并未能带来审计质量的改善<sup>[3]</sup>。

因此,本文预期分所执业风险由总所承担的制度安排强化了分所“野蛮生长”的动机,而总分所内部治理的缺失为此提供了机会。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分所业务增长与审计质量显著负相关。

面对分所的“野蛮生长”,总分所的一体化治理有助于完善事务所的质量控制体系,进而提高分所的执业质量。一体化治理通过财务管理、业务管理、技术标准、人员管理和信息管理的实质性统一,有效抑制分所审计师的机会主义行为。如吴溪等认为,理论上,良好的事务所内部治理有效缓解了总分所间的代理冲突<sup>[6]</sup>。王春飞等研究发现,事务所内部治理的一体化对审计业务质量控制具有显著影响<sup>[5]</sup>。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财务管理和业务管理的一体化有助于缓解分所风险与收益不对称带来的审计师道德风险问题。就财务管理而言,通过制定统一的财务政策和分配制度,实现对分所成本收益的统一管理。而在业务管理方面,业务管理制度的一体化有助于各分所明确业务承接、业务执行等环节的要求,从而在整个事务所范围内执行统一的风险评估和分类分级管理。如Knechel等研究发现薪酬方案的设计往往忽略风险管理等因素,导致审计师为了追求短期业绩而盲目扩大业务规模<sup>[30]</sup>。吴溪等研究发现,面对业绩考核压力,新设分所负责人可能通过降低审计执业标准的方式争揽客户<sup>[6]</sup>。因此,总分所财务管理与业务管理的一体化能够抑制分所盲目扩张的机会主义行为。

其次,技术标准的一体化通过在总分所间执行统一的执业标准与质量控制机制,加强事务所的质量控制和风险管理。发生审计失败的分所往往存在系统性的审计质量问题<sup>[31]</sup>,Aobdia研究发现事务所质量控制缺陷与审计质量负相关<sup>[32]</sup>。而事务所质量控制机制越严格,越能有效限制审计师个人特征对审计结果的影响<sup>[33]</sup>。不同于其他事务所,“四大”拥有完善的审计专业技能、执业流程和审计质量控制机制,使得来自法律制度薄弱国家的“四大”员工被分配到制度健全的国家时,也不存在明显的能力差异<sup>[34]</sup>。

再次,人员管理的一体化通过制定和实施统一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对分所人员进行统一管理和调配,从而有助于缓解分所业务增长带来的资源约束。已有研究发现资源约束尤其是人力资源是审计质量的重要决定因素<sup>[35]</sup>。如Wang等研究发现审计合伙人质量与审计业务质量显著正相关<sup>[36]</sup>,叶飞腾等认为项目负责人对上市公司审计具有重大影响<sup>[37]</sup>,而当合伙人审计大量客户时,审计质量可能会受到损害<sup>[38]</sup>。López和Peters研究发现审计工作的季节性差异导致资源分配有限,进而降低了审计质量<sup>[39]</sup>。

最后,信息管理的一体化通过运用信息化手段实现业务流程和管理规程的信息化,加强对分所的实时监控。已有学者研究发现,“审计智能+”的建设有利于实现智能审计升级<sup>[40]</sup>,而信息化建设不仅有助于审计效率的提升,还能促使审计质量的提高<sup>[41]</sup>。此外,云计算、互联网和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事务所信息管理的一体化提供了技术支撑<sup>[42]</sup>。

综上,事务所的一体化内部治理机制有利于事务所加强分所管理,从而提高审计质量。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相较于未执行一体化治理的事务所,分所业务增长与审计质量的负相关关系在执行一体化治理的事务所中更弱。

## 四、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14—2018 年我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之所以以 2014 年为样本起始年度,是因为我国审计市场于 2014 年之后开始步入相对稳定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事务所合并等外生事件对本研究的干扰<sup>①</sup>。在剔除了金融类企业和相关变量缺失的观测值后,最终共得到 12723 个企业-年度观测值,涉及 3383 家企业。研究中使用了以下两类数据:(1)分所数据,通过匹配、核验 CSMAR 数据库而来。具体而言,本文将 CSMAR 数据库中的“财务报告审计意见子库”中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姓名与“审计研究子库”中每位注册会计师所属分所的详细信息进行匹配,以准确识别对上市公司执行审计的分所。(2)其他财务数据均来自 CSMAR 数据库。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全部连续变量均进行了上下 1% 的 Winsorize 处理。

### (二)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参考现有文献<sup>[8,11,13]</sup>,本文待检验模型构建如下:

$$AQ = \beta_0 + \beta_1 Growth\_H + \beta_2 SOE + \beta_3 CSize + \beta_4 TQ + \beta_5 Lev + \beta_6 Loss + \beta_7 ROA + \beta_8 CFO + \beta_9 CFO\_sd + \beta_{10} Sales\_g + \beta_{11} Sales\_sd + \beta_{12} MA + \beta_{13} Z-Score + \beta_{14} ICW + \beta_{15} Big10 + \beta_{16} OSize + \beta_{17} IMP + \beta_{18} Expert + \beta_{19} Tenure + Industry + Year + \quad (1)$$

借鉴 Gong 等、Bills 等以及 Defond 和 Zhang 的研究<sup>[1,11-12]</sup>,本文分别以操纵性应计的绝对值 (*DA*) 和财务重述的概率 (*Restate*) 来衡量审计质量。*Growth\_H* 代表审计业务的高增长,若分所审计客户资产<sup>②</sup>总额的增长率超过样本的最高四分位数则为 1,否则为 0。与现有文献一致<sup>[8,11,13]</sup>,模型中控制两类变量:(1)企业特征变量,包括产权性质 (*SOE*)、客户规模 (*CSize*)、客户重要性 (*IMP*)、是否发生并购 (*MA*)、经营现金流 (*CFO*)、盈利性 (*ROA*)、是否亏损 (*Loss*)、财务杠杆 (*Lev*)、权益的市账比 (*TQ*)、财务困境 (*Z-Score*)、销售收入增长率 (*Sales\_g*)、现金流波动性 (*CFO\_sd*)、销售收入波动性 (*Sales\_sd*)、内部控制缺陷 (*ICW*);(2)事务所特征变量,包括是否为国内十大 (*Big10*),分所规模 (*OSize*)、审计任期 (*Tenure*) 以及审计师是否为行业专家 (*Expert*) (具体定义见表 1)。此外,模型中还控制了行业 (*Industry*) 和年度 (*Year*) 固定效应。为验证假设 1,我们预期  $\beta_1$  显著为正。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操纵性应计	<i>DA</i>	基于业绩调整的 Jones 模型计算的残差绝对值
财务重述的概率	<i>Restate</i>	如果公司发生财务重述则为 1,否则为 0
高审计业务增长	<i>Growth_H</i>	如果分所业务增长高于最高四分位数,则为 1,否则为 0
一体化治理	<i>Govern</i>	如果公司的审计师属于国际“四大”、天职国际或信永中和,则为 1,否则为 0
产权性质	<i>SOE</i>	如果客户为国有企业,则为 1,否则为 0
客户资产规模	<i>CSize</i>	客户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权益的市账比	<i>TQ</i>	权益的市场价值/权益的账面价值
财务杠杆	<i>Lev</i>	总负债/总资产
是否亏损	<i>Loss</i>	如果净利润为负则为 1,否则为 0
盈利性	<i>ROA</i>	净利润/总资产
经营现金流	<i>CFO</i>	经营活动现金流/当期总资产
现金流波动性	<i>CFO_sd</i>	从第 $t-2$ 年到第 $t$ 年, <i>CFO</i> 的标准差
销售收入增长率	<i>Sales_g</i>	(当期收入 - 上期收入)/当期收入
销售收入波动性	<i>Sales_sd</i>	从第 $t-2$ 年到第 $t$ 年,营业收入/滞后一期的总资产的标准差
是否发生并购	<i>MA</i>	如果客户发生并购,则为 1,否则为 0
财务困境	<i>Z-Score</i>	Z 指数
内部控制缺陷	<i>ICW</i>	如果公司存在重大内控缺陷则为 1,否则为 0
是否为十大	<i>Big10</i>	如果公司的审计师属于国内十大,则为 1,否则为 0
分所规模	<i>OSize</i>	当地分所审计的客户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客户重要性	<i>IMP</i>	客户审计费用/当地分所收到的审计费用之和
是否为行业专家	<i>Expert</i>	借鉴 Reichelt 和 Wang <sup>[24]</sup> 来构建行业专家虚拟变量,如果客户的审计师同时属于全国及当地行业领导者,则为 1,否则为 0
审计任期	<i>Tenure</i>	审计师 - 客户的关系年数
行业	<i>Industry</i>	行业虚拟变量
年度	<i>Year</i>	年度虚拟变量

<sup>①</sup>首先,根据中注协网站披露的历年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显示,2013 年以前事务所合并较为普遍。为缓解事务所合并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本文样本期间从 2014 年开始。其次,根据《财政部、证监会关于调整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申请条件的通知》的有关要求,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已全部完成特殊普通合伙转制并符合相应的资格条件。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全国共有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 40 家。为避免此类事件的干扰,本文以 2014 年为起始年度。最后,2014—2018 年间,具有证券资格的 40 家事务所均未发生重大变化。综上,本文选取 2014—2018 年为样本期间。此外,本文以 2011—2018 年为样本期间,重新进行回归,研究结论依旧成立。

<sup>②</sup>审计费用反映的是审计服务的价格而非审计投入的成本<sup>[1]</sup>。因此,审计费用增长并不一定反映审计投入或业务的增长,尤其是在事务所为扩大审计市场而进行价格竞争时更是如此。

为了检验假设2,本文将分别对执行总分所一体化治理( $Govern = 1$ )和非一体化治理( $Govern = 0$ )的事务所进行分组检验<sup>①</sup>。我们预期 $\beta_1$ 显著为正的情形更可能出现在非一体化治理的事务所。

###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描述性统计

表2为描述性统计的结果。 $DA$ 的均值为0.097,标准差为0.100,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sup>[43]</sup>。 $Restate$ 的均值为0.133,表明有13.3%的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 $Big10$ 的均值为0.682,表明国内前十大事务所占据了我国68.2%的审计市场,而 $Govern$ 的均值为0.145,表明聘请执行一体化治理的事务所客户仅占总样本的14.5%,说明在“做大做强”政策的推动下,仍有超过85%的客户聘请的事务所属于非一体化治理,从侧面说明了对分所层面审计质量现状进行研究的现实必要性。其他控制变量的大小在不同公司年度间也存在明显差异。总体而言,本样本具有良好的区分度。

#### (二)相关性分析

表3报告了主要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关系。结果显示, $Growth\_H$ 与 $DA$ 、 $Restate$ 在1%的水平上正相关,表明分所业务的迅速扩张导致审计质量下降,初步证实了假设1。 $Govern$ 与 $DA$ 、 $Restate$ 在1%的水平上负相关,表明相较于未实施一体化治理的事务所,一体化治理的事务所审计质量更高,初步证实了假设2。而 $Big10$ 与 $DA$ 、 $Restate$ 正相关,表明在我国大所并不必然意味着更高的审计质量。

#### (三)多元回归分析

##### 1. 分所业务增长与审计质量

表4报告了分所业务增长与审计质量的检验结果。结果显示: $Growth\_H$ 与 $DA$ 、 $Restate$ 均显著正相关——系数分别为0.005和0.242、 $t$ 值分别为2.40和4.01,表明分所业务量的迅速扩张导致被审计单位的审计质量下降。在控制变量方面, $Lev$ 、 $Loss$ 、 $MA$ 系数显著为正, $SOE$ 、 $CFO$ 、 $Tenure$ 系数显著为负,与已有发现基本保持一致,表明财务状况、经营状况越差的企业以及发生并购的企业审计质量越差;而国有企业、审计任期越长的企业审计质量越高。此外,在控制 $Growth\_H$ 的情况下, $OSize$ 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并未得出一致结论,说明从静态视角来看,分所规模越大并不必然导致审计质量下降,而应基于动态视角考察分所业务增长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综上,假设1得到了经验证据支持。

##### 2. 一体化治理的调节效应

为了检验假设2,表5按事务所是否执行一体化治理( $Govern$ )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发现: $Growth\_H$ 的系数在一体化治理组中( $Govern = 1$ )均不显著,而在非一体化治理组中( $Govern = 0$ )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在执行一体化治理的事务所中,其分所业务量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导致审计质量下降;而在未执行一体化治理的事务所中,分所审计业务的高速增长伴随着审计质量的显著下降,说明未执行一体化治理的事务所,其分所的规模扩张是以牺

表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25%分位数	中位数	均值	75%分位数	标准差
$DA$	12723	0.030	0.065	0.097	0.126	0.100
$Restate$	12723	0.000	0.000	0.133	0.000	0.340
$Growth\_H$	12723	0.000	0.000	0.249	0.000	0.432
$Govern$	12723	0.000	0.000	0.145	0.000	0.352
$SOE$	12723	0.000	0.000	0.344	1.000	0.475
$CSize$	12723	21.342	22.092	22.237	22.956	1.262
$TQ$	12723	1.303	1.748	2.240	2.560	1.544
$Lev$	12723	26.055	41.522	42.798	57.900	20.774
$Loss$	12723	0.000	0.000	0.103	0.000	0.303
$ROA$	12723	2.729	5.205	5.469	8.581	6.789
$CFO$	12723	0.004	0.041	0.042	0.083	0.070
$CFO\_sd$	12723	0.016	0.029	0.040	0.049	0.036
$Sales\_g$	12723	-0.017	0.101	0.076	0.221	0.294
$Sales\_sd$	12723	0.046	0.092	0.178	0.172	0.337
$MA$	12723	0.000	1.000	0.660	1.000	0.474
$Z-Score$	12723	2.112	4.006	7.131	7.964	9.298
$ICW$	12723	0.000	0.000	0.018	0.000	0.132
$Big10$	12723	0.000	1.000	0.682	1.000	0.466
$OSize$	12723	25.124	26.214	26.135	27.461	1.568
$IMP$	12723	0.012	0.033	0.099	0.099	0.176
$Expert$	12723	0.000	0.000	0.047	0.000	0.212
$Tenure$	12723	3.000	5.000	5.241	7.000	2.246

表3 主要变量相关关系分析

变量	$DA$	$Restate$	$Growth\_H$	$Govern$
$Restate$	0.043 ***	1		
$Growth\_H$	0.043 ***	0.048 ***	1	
$Govern$	-0.049 ***	-0.026 ***	0.099 ***	1
$Big10$	0.015 *	0.018 **	-0.033 ***	-0.012

注: \*、\*\*、\*\*\* 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①一体化治理的定义主要是参考2010年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分所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其中,一体化是指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分所在人事、财务、业务、技术标准和信息管理等方面做到实质性统一。判定标准主要是根据本研究团队对审计事务所、证监会以及中注协的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统计发现国际四大、天职国际和信永中和的一体化治理比较完善。

性审计质量为代价的,从而证实了事务所内部治理的真实效应。造成这一现象可能的原因在于:业绩考核压力导致分所负责人可能通过降低执业标准的方式争揽客户,从而加剧审计市场的恶性竞争<sup>[6]</sup>。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也与主检验及预期基本一致。综上证据表明,假设2得到了经验证据支持。

表4 分所业务增长与审计质量

变量	(1)	(2)
	DA	Restate
Growth_H	0.005 ** (2.40)	0.242 *** (4.01)
SOE	-0.012 *** (-5.42)	-0.303 *** (-3.99)
CSize	-0.008 *** (-7.71)	0.003 (0.10)
TQ	-0.002 ** (-2.18)	-0.004 (-0.16)
Lev	0.000 *** (5.63)	0.006 *** (2.74)
Loss	0.020 *** (5.26)	0.207 * (1.87)
ROA	0.002 *** (6.43)	-0.013 ** (-2.23)
CFO	-0.091 *** (-5.41)	-1.620 *** (-3.75)
CFO_sd	0.301 *** (9.06)	0.649 (0.79)
Sales_g	0.025 *** (5.89)	0.095 (0.94)
Sales_sd	0.033 *** (8.54)	0.140 * (1.78)
MA	0.004 ** (2.29)	0.191 *** (3.10)
Z-Score	0.001 *** (6.37)	0.007 (1.57)
ICW	0.007 (0.98)	0.804 *** (4.93)
Big10	0.001 (0.31)	0.166 ** (2.57)
OSize	0.001 (1.52)	-0.069 *** (-2.60)
IMP	0.008 (1.16)	-0.159 (-0.73)
Expert	-0.007 * (-1.68)	0.224 (1.54)
Tenure	-0.002 ** (-2.45)	-0.050 ** (-2.23)
Constant	0.214 *** (8.23)	-0.563 (-0.63)
Industry/Year	控制	控制
N	12723	12723
Adj./Pse. R <sup>2</sup>	0.089	0.040

表5 区分一体化治理

变量	DA			
	Restate		Restate	
	(1) Govern = 1	(2) Govern = 0	(3) Govern = 1	(4) Govern = 0
Growth_H	0.004 (0.87)	0.006 ** (2.39)	0.200 (1.26)	0.267 *** (3.99)
SOE	-0.005 (-1.01)	-0.013 *** (-5.45)	-0.483 ** (-2.46)	-0.267 *** (-3.28)
CSize	-0.007 *** (-3.01)	-0.008 *** (-6.61)	-0.068 (-0.72)	0.030 (0.80)
TQ	-0.004 * (-1.95)	-0.002 (-1.57)	-0.035 (-0.43)	0.002 (0.08)
Lev	0.000 (1.21)	0.000 *** (5.37)	-0.002 (-0.24)	0.007 *** (2.86)
Loss	0.020 ** (2.23)	0.020 *** (4.83)	0.130 (0.42)	0.231 * (1.95)
ROA	0.002 *** (2.79)	0.002 *** (5.95)	-0.021 (-1.16)	-0.011 * (-1.83)
CFO	-0.027 (-0.63)	-0.095 *** (-5.34)	-2.927 * (-1.82)	-1.430 *** (-3.19)
CFO_sd	0.160 * (1.83)	0.312 *** (8.80)	-0.085 (-0.03)	0.594 (0.69)
Sales_g	0.030 *** (2.86)	0.025 *** (5.33)	0.215 (0.69)	0.072 (0.67)
Sales_sd	0.030 *** (3.26)	0.033 *** (7.69)	0.008 (0.03)	0.151 * (1.83)
MA	0.005 (1.21)	0.004 ** (1.99)	-0.236 (-1.48)	0.252 *** (3.73)
Z-Score	0.001 * (1.84)	0.001 *** (5.86)	-0.027 * (-1.79)	0.010 ** (2.11)
ICW	0.045 ** (2.35)	0.002 (0.24)	-0.594 (-0.72)	0.880 *** (5.21)
Big10	0.007 (1.20)	-0.001 (-0.30)	0.399 * (1.65)	0.135 * (1.88)
OSize	0.000 (0.03)	0.002 ** (2.02)	-0.047 (-0.66)	-0.048 (-1.51)
IMP	-0.002 (-0.11)	0.014 (1.64)	0.160 (0.30)	-0.065 (-0.26)
Expert	-0.017 ** (-2.10)	-0.007 (-1.37)	0.444 (0.82)	-0.148 (-1.06)
Tenure	-0.002 (-1.64)	-0.002 ** (-2.38)	-0.106 * (-1.82)	-0.053 ** (-2.14)
Constant	0.253 *** (4.06)	0.190 *** (5.90)	0.200 (1.26)	0.267 *** (3.99)
Industry/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849	10874	1849	10874
Adj./Pse. R <sup>2</sup>	0.098	0.088	0.070	0.040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为双尾检验的T值,且标准误均进行了公司层面的Cluster处理,下同。

## 六、进一步分析

### (一)考虑市场集中度的影响

分所业务增长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在不同市场集中度中可能存在差异。一方面,在行业集中度高的环境中,竞争对手的缺失为分所的“野蛮生长”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增加了客户变更审计师的转换成本,对审计准租金的预期为分所扩张提供了动机,进而加剧了分所审计师的道德风险<sup>[27]</sup>。因此,表6按照审计

市场集中度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高集中组 ( $Concentrate = 1$ ) 和低集中组 ( $Concentrate = 0$ ), 并分别进行检验。检验结果与预期一致——分所业务增长与审计质量仅在市场集中度高的子样本中显著。

(二) 考虑客户规模的影响

不同规模的客户对分所产生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 一方面, 对审计大客户失败的信息传播效应更广、对事务所的声誉损害更大; 另一方面, 大客户的诉讼成本也更高<sup>[30]</sup>。因此, 即使因业务量增长和审计资源有限而必须对特定客户减少审计投入、降低审计质量, 这些特定客户也更可能是小客户。在表7中, 我们将客户总资产占当地分所总资产的比重位于当地分所客户组合前五的样本定义为大客户样本组 ( $Bsize = 1$ ), 否则为小客户样本组 ( $Bsize = 0$ )。检验结果与预期一致——分所业务增长与审计质量的负相关关系仅存在于小客户中。

七、稳健性检验

(一) 替代性解释

Bills 等基于分所资源固定视角, 发现分所业务增长带来的资源约束损害了审计质量<sup>[11]</sup>。换言之, 分所业务增长导致审计质量下降是因审计资源受限。我们以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人数增长 ( $CPA\_grow$ ) 来衡量审计资源投入, 发现  $Growth\_H$  与  $CPA\_grow$  显著正相关 (相关性系数为 0.059, 显著性水平小于 1%), 这说明分所业务增长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并非完全由资源约束导致, Bills 等所假定的条件至少在中国审计市场缺乏证据支持。进一步地, 本文在表8第(1)列和第(2)列中控制  $CPA\_grow$  的影响, 结果显示分所业务增长依旧会导致审计质量下降。

同时, 本文进一步考察分所业务低速增长 ( $Growth\_L$ ) 对审计质量的增量影响。其中,  $Growth\_L$  代表审计业务的低增长, 若分所审计客户资产总额的增长率低于样本的最低四分位数则为 1, 否则为 0。第(3)列和第(4)

列结果显示, 在主模型中进一步加入  $Growth\_L$  后,  $Growth\_H$  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Growth\_L$  的系数均不显著, 说明当业务量增长较弱时, 分所并未增加对已有客户的审计投入以提高审计质量。此外, 本文根据市场化指数进行分组, 考察不同市场化环境中, 分所业务增长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理论上, 市场化指数越高的地区, 面对分所业务增长, 事务所更易于从外部获得审计资源投入, 以缓解分所在规模扩张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约束问题。未列示的结果显示, 无论是高市场化地区 ( $Market = 1$ ) 还是低市场化地区 ( $Market = 0$ ), 分所业务增长均导致审计质量下降, 且 Suest 检验结果显示, 无论是在  $DA$  还是  $Restate$  的回归中, 两组系数均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以上结果表明: 分所业务增长的负面影响并非源于资源约束, 而可能是事务所总分所间的利益冲突所引发的代理问题。

(二) 配对样本检验

业务高增长事务所 ( $Growth\_H = 1$ ) 与业务非高增长事务所 ( $Growth\_H = 0$ ) 本身可能在客户特征以及事务所特征方面存在系统性差异, 而这种系统性差异可能是导致本文主要结论的原因。为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PSM), 来构建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本文利用最近邻匹配进行 1:2 有放回配对, 半径为

表6 区分竞争环境

变量	DA		Restate	
	(1)	(2)	(3)	(4)
	Concentrate = 1	Concentrate = 0	Concentrate = 1	Concentrate = 0
$Growth\_H$	0.005 *	0.003	0.354 ***	0.129
	(1.71)	(1.16)	(3.92)	(1.53)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0.171 ***	0.255 ***	-1.315	-0.026
	(4.39)	(7.03)	(-0.97)	(-0.02)
N	5986	6737	5986	6737
Adj./Pse. R <sup>2</sup>	0.098	0.083	0.043	0.044

表7 区分客户规模

变量	DA		Restate	
	(1) Bsize = 1	(2) Bsize = 0	(3) Bsize = 1	(4) Bsize = 0
	$Growth\_H$	0.005	0.007 **	0.113
	(1.54)	(2.25)	(1.21)	(3.85)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0.153 ***	0.298 ***	0.977	-3.091 **
	(4.34)	(6.16)	(0.77)	(-2.13)
N	4677	8046	4662	8046
Adj./Pse. R <sup>2</sup>	0.089	0.089	0.046	0.045

表8 替代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DA	Restate	DA	Restate
$Growth\_H$	0.006 **	0.263 ***	0.005 **	0.254 ***
	(2.56)	(4.21)	(2.21)	(3.89)
$CPA\_grow$	-0.025 **	-0.109		
	(-2.46)	(-0.32)		
$Growth\_L$			-0.000	0.035
			(-0.17)	(0.50)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0.225 ***	-0.655	0.215 ***	-0.625
	(8.51)	(-0.70)	(8.14)	(-0.69)
N	12125	12125	12125	12723
Adj./Pse. R <sup>2</sup>	0.090	0.042	0.042	0.040

0.05,最终得到6959个观测值。在表9中我们使用配对后样本重新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主要结论依然成立,表明本文的结论不受可观测到的客户或事务所特征的影响。

### (三) 固定效应回归

本文的观察结果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如客户可能会偏向于聘请提供高质量审计或低质量审计的事务所分所,而事务所在业务承接的过程中,可能更倾向于选择低质量或高质量的客户,进而导致观察结果反映了客户个体或事务所分所类型的差异,而不是审计业务量激增带来的经济后果。因此,为缓解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表10在原有控制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的基础上分别进一步控制了企业的固定效应、事务所分所的固定效应。结果显示:*Growth\_H*与*DA*、*Restate*均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因此,我们的主要结论依然稳健。

### (四) 剔除高增长客户、小规模事务所样本

由于高增长客户的操纵性应计可能更高、更可能发生财务重述,审计难度更大,因此,为了确保主要发现不受高增长客户的影响,本文在表11的第(1)列和第(2)列中剔除了销售收入增长率高于最高四分位数的观测值。结果显示*Growth\_H*与*DA*、*Restate*依旧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另外,由于小型分所更有可能经历审计业务的高增长,同时已有大量文献证明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显著正相关<sup>[8-9]</sup>。因此,为了确保主要结论不受小型分所的影响,本文在表11的第(3)列和第(4)列中剔除了分所规模低于最低四分位数的观测值,并重新进行回归,研究结论依旧保持不变。

### (五) “做大做强”政策实施后

2007年5月26日,中注协发布《关于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的意见。为试图缓解分所业务增长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以2003—2018年为样本期,进一步考察“做大做强”政策实施后,两者之间的关系。其中,*Post*是哑变量,本文将2007年之后年度赋值为1,否则为0,考察*Growth\_H*与*Post*的交乘项(*High* × *Post*)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12所示,*High* × *Post*与*DA*显著正相关,与*Restate*正相关但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政策实施前(2003—2007年间),仅有4家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综上,表明“做大做强”政策实施后,分所业务增长对审计质量的负向影响更为突出。

## 八、结论

“做大做强”政策改变了原有分散的审计市场结构,但事务所总分所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也日益突出。受行政力量驱动而非根据行业自身发展需要形成的事务所合并,其后续发展问题也需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强化分所治理,确保分所在业务增长的同时而不降低审计质量是我国事务所“做大做强”的关键。基于此,本文以2014—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分所业务增长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并进一

表9 配对样本检验结果

变量	(1)	(2)
	<i>DA</i>	<i>Restate</i>
<i>Growth_H</i>	0.005 ** (2.20)	0.297 *** (4.21)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i>Industry/Year</i>	控制	控制
<i>Constant</i>	0.205 *** (5.97)	-0.726 (-0.68)
N	6959	6959
Adj./Pse. R <sup>2</sup>	0.095	0.041

表10 控制企业个体、事务所分所固定效应

变量	控制客户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事务所分所固定效应	
	(1)	(2)	(3)	(4)
	<i>DA</i>	<i>Restate</i>	<i>DA</i>	<i>Restate</i>
<i>Growth_H</i>	0.006 *** (2.64)	0.021 ** (2.48)	0.007 *** (2.74)	0.185 ** (2.38)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Industry/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分所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i>Constant</i>	-0.312 *** (-2.62)	0.142 (0.34)	0.160 ** (2.00)	-1.172 (-0.42)
N	12723	12723	12723	12237
Adj./Pse. R <sup>2</sup>	0.054	0.015	0.093	0.069

表11 剔除高增长客户、小规模事务所样本

变量	剔除高增长客户		剔除小规模事务所	
	(1)	(2)	(3)	(4)
	<i>DA</i>	<i>Restate</i>	<i>DA</i>	<i>Restate</i>
<i>Growth_H</i>	0.007 *** (3.24)	0.288 *** (4.01)	0.006 ** (2.23)	0.311 *** (4.21)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Industry/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Constant</i>	0.222 *** (8.14)	-1.565 (-1.54)	0.230 *** (6.33)	-1.139 (-0.97)
N	9540	9530	9532	9532
Adj./Pse. R <sup>2</sup>	0.070	0.044	0.092	0.045

表12 分所业务增长与审计质量

变量	(1)	(2)
	<i>DA</i>	<i>Restate</i>
<i>Growth_H</i>	-0.018 (-1.44)	-0.917 (-0.95)
<i>Post</i>	-0.019 (-1.20)	16.405 (1.30)
<i>High</i> × <i>Post</i>	0.022 * (1.65)	1.022 (1.06)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i>Industry/Year</i>	控制	控制
<i>Constant</i>	0.095 * (1.95)	-16.304 (-1.47)
N	16304	16304
Adj./Pse. R <sup>2</sup>	0.263	0.087



步探究事务所内部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1)分所业务的高速增长会导致分所审计质量下降,说明分所业务增长是以降低审计质量为代价的;(2)区分不同事务所类型后发现,分所业务增长与审计质量的负相关关系是由未执行一体化治理的事务所驱动的,从而证实了事务所内部治理的真实效应;(3)分所业务高速增长带来的审计质量恶化,在市场集中度高的地区以及小规模客户中更为显著;(4)替代性解释检验显示,资源约束并非是导致我国分所业务增长与审计质量负相关的主要原因。

本文的研究发现具有以下启示意义:(1)分所业务的高速增长导致审计质量下降,说明“做大做强”政策驱动下的事务所合并虽然扩大了事务所规模,但在实际执行层面,事务所往往更关注的是如何短期内扩大规模并提升事务所排名,而总分所间的代理冲突进一步增加了分所的道德风险。(2)研究发现事务所的一体化治理可以缓解总分所间的代理冲突。为此,本文建议事务所在内部治理的过程中加强总分所间的一体化治理;同时,监管机构可以通过加强对事务所内部治理的监督,并要求事务所对内部治理信息进行披露,从而激励事务所提高内部治理水平,抑制分所规模的“野蛮扩张”。

本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本文基于事务所内部治理视角研究分所业务增长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揭开事务所内部治理的“黑箱”,但仍未能提供最直接的证据。未来的研究将试图克服这一局限,为事务所内部治理的真实效应提供更有力的证据。

#### 参考文献:

- [1] Gong Q, Li O Z, Lin Y, et al. On the benefits of audit market consolidation: Evidence from merged audit firm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6, 91(2): 463-488.
- [2] 王咏梅, 邓舒文. 事务所合并可以提高审计质量吗?——基于中国审计市场的研究[J]. *管理世界*, 2010(12): 180-181.
- [3] 刘启亮, 刘波罗, 何威风, 等. 会计师事务所通过扩张“做强”了吗? [C]. 中国会计学会 2011 学术年会, 2011.
- [4] 李明辉, 刘笑霞. 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对审计质量之影响: 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J]. *管理工程学报*, 2015(1): 169-182.
- [5] 王春飞, 吴溪, 曾铁兵. 会计师事务所总分所治理与分所首次业务承接——基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报备数据的分析[J]. *会计研究*, 2016(3): 87-94.
- [6] 吴溪, 王春飞, 李勃. 公共会计服务市场的竞争秩序——来自中国证券审计市场新设分所的证据[J]. *会计研究*, 2018(12): 12-18.
- [7] Li L, Qi B, Tian G, et al. The contagion effect of low-quality audits at the level of individual auditor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7, 92(1): 137-163.
- [8] Francis J R, Yu M D. Big 4 office size and audit quality[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9, 84(5): 1521-1552.
- [9] Francis J R, Michas P N, Yu M D. Office size of Big 4 auditors and client restatement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3, 30(4): 1626-1661.
- [10] Choi J H, Kim C, Kim J B, et al. Audit office size, audit quality, and audit pricing[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10, 29(1): 73-97.
- [11] Bills K L, Swanquist Q T, Whited R L. Growing pains: Audit quality and office growth[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6, 33(1): 288-313.
- [12] DeFond M, Zhang J. A review of archival auditing research[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4, 58(2-3): 275-326.
- [13] Reynolds J K, Francis J R. Does size matter? The influence of large clients on office level auditor reporting decision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1, 30(3): 375-400.
- [14] 唐跃军. 审计质量 VS. 信号显示——终极控制权、大股东治理战略与审计师选择[J]. *金融研究*, 2011(5): 139-155.
- [15] 孙永军, 丁莉娜. 审计质量“规模误区”及异质路径研究[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2(2): 41-47.
- [16] 叶凡, 方卉, 于东, 等. 审计师规模与审计质量: 声誉视角[J]. *会计研究*, 2017(3): 75-81+95.
- [17] 刘峰, 周福源. 国际四大意味着高审计质量吗——基于会计稳健性角度的检验[J]. *会计研究*, 2007(3): 79-87+94.
- [18] Ke B, Lennox C S, Xin Q. The effect of China's weak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n the quality of Big 4 audi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5, 90(4): 1591-1619.
- [19] 刘玉廷, 刘光忠, 王宏. 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改革与发展——解读《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若干意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 [20] 王春飞, 吴溪. 会计师事务所分部间的审计客户调整——内部治理视角的解释[J]. *审计研究*, 2019(4): 57-65.
- [21] 刘明辉, 徐正刚. 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研究[J]. *会计研究*, 2005(10): 71-75.
- [22] Skinner D J, Srinivasan S. Audit quality and auditor reputation: Evidence from Japan[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2, 87(5): 1737-1765.
- [23] Francis J R, Reichelt K, Wang D. The pricing of national and city-specific reputations for industry expertise in the US audit market[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5, 80(1): 113-136.
- [24] Reichelt K J, Wang D. National and office-specific measures of auditor industry expertise and effects on audit qualit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10, 48(3): 647-686.
- [25] Narayanan V G. Moral hazard in repeated professional partnership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995, 11(2): 895-917.
- [26] Francis J R, Stokes D J, Anderson D. City markets as a unit of analysis in audit research and the re-examination of Big 6 market shares[J]. *Abacus*, 1999, 35(2): 185-206.

- [27] Swanquist Q T, Whited R L. Do clients avoid “contaminated” offic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low-quality audi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5, 90(6): 2537–2570.
- [28] 陈波. 经济依赖、声誉效应与审计质量——以会计师事务所分所作为分析单位的实证研究[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3(5): 40–49.
- [29] 王兵, 辛清泉. 分所审计是否影响审计质量和审计收费? [J]. *审计研究*, 2010(2): 70–76.
- [30] Knechel W R, Niemi L, Zerni M.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implicit determinants of compensation in Big 4 audit partnership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13, 51(2): 349–387.
- [31] Francis J R, Michas P N. The contagion effect of low-quality audi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3, 88(2): 521–552.
- [32] Aobdia D.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audit firms’ quality control system deficiencies[J]. *Management Science*, 2019, 66(7): 2883–2905.
- [33] Gul F A, Wu D, Review Z Y. Do individual auditors affect audit quality? Evidence from archival data[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3, 88(6): 1993–2023.
- [34] Magnan M L. 2008. Discussion of: Audit pricing, legal liability regimes, and Big 4 premiums: Theory and cross-country evidence[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08, 25(1): 101–108.
- [35] Lennox C S, Wu X. A review of the archival literature on audit partners[J]. *Accounting Horizons*, 2018, 32(2): 1–35.
- [36] Wang Y, Yu L, Zhao Y.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udit-partner quality and engagement quality: Evidence from financial report misstatements[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15, 34(3): 81–111.
- [37] 叶飞腾, 薛爽, 陈超. 基于质量控制和客户关系双重视角的审计项目负责人更换分析[J]. *财经研究*, 2014(3): 114–123.
- [38] Goodwin J, Wu D.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dit partner busyness and audit quality? [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6, 33(1): 341–377.
- [39] López D M, Peters G F. The effect of workload compression on audit quality[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12, 31(4): 139–165.
- [40] 毕秀玲, 陈帅. 科技新时代下的“审计智能+”建设[J]. *审计研究*, 2019(6): 13–21.
- [41] 曾昌礼, 李江涛, 张敏, 等. 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建设能够提升审计效果吗? [J]. *会计研究*, 2018(6): 3–11.
- [42] 陈骏, 时现. 审计全覆盖驱动下的审计技术方法创新研究[J]. *审计研究*, 2018(5): 22–29.
- [43] 曾建光, 伍利娜, 王立彦. 中国式拆迁、投资者保护诉求与应计盈余质量——基于制度经济学与 Internet 治理的证据[J]. *经济研究*, 2013(7): 90–103.

[责任编辑:刘 茜]

## Office Business Growth and Audit Quality: Based on the Audit Firm’s Intern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

ZHANG Xinmin, ZHAO Wenzhuo, CHEN Shua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policy of “Being Bigger and Stronger” of audit firms in China, the scale of the office business has expanded rapidl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takes 2014—2018 China’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as a sample, empirically tes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usiness growth of the office and audit quality, and furth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audit firm’s internal governance on th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owth of office business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udit quality,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business growth of the office is at the expense of reducing the audit quality. 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s these results are driven by the audit firms that have not performed the integrated governance. Moreover, declines in audit quality are more likely to occur in regions with high market concentration and among smaller clients.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disclosure of the “black box” of the audit firm’s internal governance,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the audit firm and strengthen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of the audit firm.

**Key Words:** office business growth; audit quality; audit firm internal governance; audit opinion; audit fees; financial restatement; earnings management